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

万物有灵

本书编委会编



I14
156

前言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编委会编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物有灵/《中外科幻故事丛书》编委会编.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

学校图书馆装备用书

ISBN 7-80112-029-9

I. 万…

II. 中…

III. 科学幻想—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114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市东厂胡同1号 邮编:100006)

保定市西城胶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75

2003年4月第3版 2003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数: 76千字 印数: 0001—3000

(每套50本) 总定价: 380.00元

目 录

- 归来的狗 (日) 杉山祐次郎/姚佩君 (1)
- 仆人徒增烦恼 (德) 齐·欣策尔 (5)
- 孤独的机器人 (英) 玛·利特尔/张婷 (14)
- 机器人 AL-76 走失 (美) 阿西莫夫/何明 (27)
- 苏格拉底 (英) 克里斯托弗/解文明 (46)
- 会说话的石头 (美) 阿西莫夫/谭允基 (64)
- 海豚之谜 (美) 狄克逊/盛宁 (90)

“嗯，我知道您养着狮子。不过只要我带着这条小露，就无所畏惧了。”

“小露？是这条狗吧，我可看不出它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

“这条小狗能够消灾避难，不管发生任何意外，它都不会受伤；把它扔到条件多么恶劣的地方，它也一定能够回来。”

“狗回到主人身边，那有什么奇怪的。”

“不，这条狗回来的能力与众不同。也可以说是狗中的超能者。因此，和这条狗在一起，只要它泰然自若，我也必然是安全的。”

“这条狗是怎样培养出来的呢？”金贺对此有了一点兴趣，便问了一句。

归来的狗

金贺有造劳累一天后正在内客厅休息时，面前出现了一个男子。此人在门口连个招呼也没打，就打开面朝院子的阳台的玻璃门，径自闯了进来。这个平常装束的中年人，怀里小心翼翼地搂着一条小狗。

“你……你是谁!?”金贺惊叫起来。

“哎哟，您忘了?我是犬贝呀!曾在金望那里同您见过面。”

“噢，想起来啦。你是从院子进来的吧。俗话说盲人不怕蛇，我院子里可养着一头狮子啊。”

“嗯，我知道您养着狮子。不过只要我带着这条小露，就无所畏惧了。”

“小露?是这条狗吧。我可看不出它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

“这条小狗能够消灾避难，不管发生任何意外，它都不会受伤；把它扔到条件多么恶劣的地方，它也一定能够回来。”

“狗回到主人身边，那有什么奇怪的。”

“不，这条狗回来的能力与众不同。也可以说是狗中的超能者。因此，和这条狗在一起，只要它泰然自若，我也必然是安全的。”

“这条狗是怎样培养出来的呢?”金贺对此有了一点兴趣，便问了一句。

“不是偶然能培养出来的，要不一次地把许多狗扔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用能够回来的狗进行交配，从而留下强力的遗传性……”

“这样的确能留下本领很强的狗，但也会遇到事故吧……”

“不，即使在运气方面，也是能够改变品种的。把许多狗关在一间小屋里，然后冷不防地往里面打枪。这样留下的便是些交好运的狗……”

“死掉的也就谈不上留下来了。”

“总之，经过这样反复淘汰，最终培养出来的，就是这条狗的品种。其中，这条小露象是具备最强的遗传性，无论发生什么意外，都不会死亡或受伤。”

“咳，如果真你说的，那太有趣了。是不是试验一下。”

“请！可以在它的颈圈上做好记号，把它扔到任何地方去。”

第二天，金贺命令部下把小狗扔到远离村落的深山沟里。两天后，犬贝又抱着小狗出现在金贺家里。

“怎么样，它又安全回来了。”

“行，这次把它扔到海里去。”

“请！”

金贺亲自抱着这条狗，乘上私人直升飞机，向海洋飞去。在完全见不到陆地时，扑通一下把小狗扔进了大海。

五六天后，仍不见犬贝到来。

“这回你瞧，还不是一条普通狗。”

然而，约摸三个月以后，小狗又安然无恙地回来了。犬贝带着狗来说：

“是昨天船员给我送来的。这条狗被开往美国的货船营救起来后，据说还在美国进行了参观游览。”

“好，明白啦。再作一次试验，如能平安无事，我就按你的要价买下它。”

“请！”

犬贝告辞后，金贺就把小狗系在院子的树上。

“即使对付偶然事故运气好，但如有意加害……”金贺想道。

金贺去内客厅取来福枪时，才猛然想起来福枪两三日前出了故障，已经拿出去修理了。

“这种偶然性太离奇了。这也许就是运气吧……”

金贺改从库房取出以前用过的弓箭，刚朝小狗拉开弓，扑哧一声弦断了。

“嗯，事到如今……”

金贺发动全家人向小狗掷东西。书童首先掷出的菜刀，正好命中系小狗的绳索，小狗一下子就逃跑了。

“买下啦！”

金贺情不自禁地喊出声来。他马上给犬贝挂了电话。

“即使把这条小露卖您，两三天内又会回到我这里来的，所以待以后生小狗时，再让给您吧！”

金贺给买来的小狗起名小玩意儿。

小玩意儿是条完全不费事的狗。即使去大卡车行走的马路上玩耍，也决不会被辗死。管理人忘了喂食，它可以从附近顽皮的儿童手里弄到东西。它和那些孩子们很亲近，随着他们一起去河里及海边游泳，金贺对它很少看管。因为一到晚上，小玩意儿肯定回到养主家里。

有一次，孩子们惊恐万状地跑来报告，说小玩意儿被专门捕杀狗的人带走了，但金贺毫不在意。不到一小时，小玩意儿就回来了。原来关押狗的那辆车出了闯车事故，铁笼门被打开了。

金贺是某宇宙探险计划的发起人。在探险队出发那一天，金贺去宇宙机场送行时，亲手将小玩意儿交给队长，并说：

“把这条狗当作探险队的吉祥物吧。这条狗不管遇到什么不测，都能安全无恙。再也没有比这种吉祥物更好的东西了。”

队长早已听说过小玩意的传闻，就高兴地接受了。金贺看着队长把小玩意儿抱在怀里，消失在气流之中。

火箭发射了。

金贺放心地回到家，惊奇地发现小玩意儿已经先行到家了！

小玩意儿究竟怎样从密封的火箭中潜逃归来的呢……这成了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因为探险队最终没有归来。

第二天，金贺发现小玩意儿出现在金贺家里。

“小玩意儿，你回来了。”

“是的，我回来了。”

金贺看着小玩意儿，心里想：这条狗是怎么从火箭里逃出来的呢？

金贺想了一会儿，摇摇头说：“这还是一个谜。”

金贺带着狗来说：“小玩意儿，你回来了。”

仆人徒增烦恼

这是阿列克最惬意的时刻。六小时紧张的工作日过去了，他坐在款式过时但很舒适的扶手椅上，欣赏着立体电脑机播送的节目，电视机里的气味发生器散发出各种香味，洒遍了他的全身。节目无聊得使人昏昏欲睡。然而，说老实话，这正是他今晚所希望的。

阿列克从衣袋里取出皮烟盒，抽出一支雪茄来，自得其乐地闻了闻，接着把它点燃。然后，往椅背上一仰，也斜着倦眼，继续看荧光屏上的表演。

妻子惊扰了他的美梦，把他从天国唤回人间。

“瓦尔莱家又买了一个机器人，”妻子扫了他一眼，目光里满含着要求和期待，“好象你就看不出来，我们用这么个又破又旧的老头子有多可笑。”贝特说着把头朝站在屋角的约翰那边扬了一扬。

“请你客气点！”阿列克小声说，他觉得当着机器人的面不太好意思。

“如今，凡有头脑的人，都不再使用金属制的机器仆人了，”贝特西不顾情面地说，“何况约翰不懂礼貌！你想想看，上次请客时，他竟然把餐具扔在维姆勃登尔太太的盘子里。”

“那是因为约翰的电阻烧坏了。”阿列克咕噜了一句，他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维姆勃尔登太太差点没晕倒。”

“这位太太每星期至少晕倒五次。”

“你在妨碍我的社交活动。现在人家都窃窃私议，说你快要破产了！”贝特西的声音有些硬咽。

“可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我——会破产？！难道就因为我不肯买新机器人？简直愚蠢！明天我就去找人来修理约翰。”

“就怕你找不来。谁愿意修理这种老掉牙的玩艺儿。你别和我争论了！约翰已经成了古董。不久以前我看见一套新式的机器人，是用高级电子计算机控制的。简直是奇迹，同演员、政治家、歌唱家一模一样。而且一点不贵，大约是千八百英镑的样子……”

“千八百……”阿列克讷讷不出于口了。

“可是优点多呀，”贝特西不胜羡慕地说，“第一，外表跟真人一样，比原型都好看。第二，声音悦耳动听——按歌唱家原型制造出来的机器人还会唱歌！再说，他们比约翰的构造完善得多，说明书里写着呢，各方面都很完善。”

阿列克渴望安静，但是只要他不肯买一个会唱歌的机器人，那就一天到晚也休想安宁。他了解妻子的脾气。不过他也懂得钱不是那么容易挣的。

“你把约翰让出去，把这笔款子打进去，”贝特西天真地朝他一笑，“只要再凑七百五十镑就够了！”

“你不能要求我这样做！”阿列克低声埋怨道。他觉得眼泪要夺眶而出了。这些年来他已经使惯了老机器人，不忍跟他分离。

“也罢，那就让他留下。反正我能得到斯蒂夫·列斯里就行。”

“你偏要那个让人肉麻的嚎丧鬼？”

“阿列克，干吗说得那么难听！如果你不懂艺术的话，那你至少也不该露怯。只要我认为新型机器人很有魅力，这对你来说就足够了！”

“亲爱的，我愿意满足你的任何要求，但是这个嚎丧……这个人我可受不了。”

“你非买不可。不然的话，明天约翰就休想再在我们家里呆下去。听明白了吗？”

阿列克惊呆了，他惊奇的是他怎么会娶了这样一个女人。他沮丧地同意了下来。

“约翰，从今以后，你就只伺候我吧。我妻子想要个最新式的机器人，能唱歌的。你认为如何？”

假如约翰的脸不是用镀铬钢作的，大概他就皱眉头了。因此，当他用干裂的声音回答问题时，他那薄膜制成的声带只发出了轻蔑的低调。

“哈，现在的机器人！外壳倒挺高级，但那对于机器人来说，完全不适用。如果仔细看看里边的话，毫无价值。一堆导线而已……”

这时约翰干咳了起来，声音好象一连串的“茨、茨、茨。”停了一会儿，他又闷声闷气地添了一句驴唇不对马嘴的话：“缄默就是安宁”。约翰不久前刚学完几卷莎士比亚的作品。

阿列克发现约翰是自己的盟友。于是他稍稍放了点心，等待着正在蕴酿之中的事件。

不久果然来了一位客人——会唱歌，精神饱满，有点粗鲁。外表别提多象歌唱家斯蒂夫·列斯里了。他在贝特西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而且关节并不吱吱作响，贝特西对此十

分满意。机器人冷冷地同阿列克打了个招呼，对原来的仆人约翰连看都没看一眼。

“沃克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向您致以最热烈的问候。”他唱道。“为了表示问候，请允许我唱一只小夜曲。”于是他就曼歌喉，开始唱道；I love you（我爱你）……

贝特西听得心醉神驰。

阿列克在与一种莫明其妙的感觉斗争着，似乎他的一只鞋自己从脚上脱落了。约翰发出一种听不清楚的声音。

后来发现，人造的斯蒂夫唱起歌来一点也不比他的原型逊色。不仅如此，如果说那个真斯蒂夫嗓子高，那么人造的斯蒂夫唱得更高；如果说前者的颤音悠扬婉转，那么后者的歌声清越，有如夜莺。贝特西深受感动。她完全按照艺术的要求宠爱着“自己的”斯蒂夫，每个星期都请沃克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的生物机械士来给自己的宝贝儿擦洗，上油。而忠实的老约翰照旧在房间里嘎吱嘎吱地走来走去，独自干着家里所有的粗活儿。

倒不是因为斯蒂夫喜欢唱的那些歌儿无情地折磨着阿列克，不，不是因为这个；而是这个年轻人没有多久就熟悉了环境，欺侮起主人来。一天晚上，阿列克又舒舒服服地坐在扶手椅上，斯蒂夫走进屋来，一面开动了体内的磁带，一面说：

“先生，把脚放在桌子上是不体面的。”他用难听的鼻音说道。阿列克噎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这肯定是贝特西干的。她除了给机器人输入德国教科书讲的那些礼貌教育之外，就想不出一件要紧的事来。

“我是英国人，用不着去讲究外国上流社会的那套风度。”

总之，我不准你对我指手划脚的！明白了？”

“当然明白啦，先生。不过，连文化水平很低的英国人也承认，大陆上的某些风俗对于大不列颠王国的臣民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先生。”

这个家伙是怎样说“先生”的！当天晚上阿列克就打定主意：要叫机器人离开他们家，哪怕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他尽量捺着性子，走到门前，亲昵地叫了一声：

“贝特西！”

“什么事，亲爱的？”

“你有空儿吗？”

“对不起，阿列克，我得换衣服。我们要看歌剧去。”

阿列克不禁一怔。

“这你可一点也没跟我说起过。那好，我愿意去。我们去

看什么剧呢？”

“你也想去？不行，我只有两张票。斯蒂夫要陪我去。今天晚上一定非常有趣。”

阿列克哑口无言了。

“这……我丝毫不怀疑。不过你穿什么好呢？前几天我看见一件水貂皮大衣，你一定会看中的。”

贝特西登时闪电般地跑进来。

“水貂皮大衣？”她的眼睛都瞪圆了。“噢，亲爱的，你太好了！水貂皮大衣！这是我毕生的愿望！”

“是吗……可是有一点困难……”

贝特西不相信地看着丈夫。

“对了，你知道，我的钱不太够。要是把斯蒂夫让出去就足够了……那么我想……”

“我早就知道你的慷慨背后隐藏着诡计。我跟你最后一次：斯蒂夫一定要留下！哪怕挨饿也罢！”

“贝特西！我们好好谈谈吧。我再也不能忍受他这样排挤我……”阿列克艰难地说出了这句话。“我好象是你的……这个……”

“傀儡！”贝特西替他说出了这个字眼儿。“怎么着，也许你真是傀儡。斯蒂夫，我们走吧！我还想听序曲呢！”贝特西昂着头走了出去。

“你，我要叫你知道知道，我到底是不是傀儡！”阿列克朝着她的背后怒吼着，然后颓然倒在扶手椅里。

阿列克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两个机器人之间也发生了争吵。

约翰对艺术虽然没有多高的鉴赏力，但认为斯蒂夫唱的歌是一种负担，正常人的耳朵无法忍受。有一天，他用他那单调的声音告诉斯蒂夫说，主人心绪不佳。谁料他得到的回答却是：

“你大概是冷焊的吧？我要向太太告你去。你这个废品！”约翰听了这种无赖话之后，立刻烧坏了好几个电容器。他一整天都在叨咕着：“冷焊……废品……”

看来非出事不可了，忍耐到了极限。要么叫音乐迷——机器人让位，要么阿列克牵着约翰的铁手远走高飞。

还是约翰使他想出了好主意。约翰每天早晨都向主人报告报纸上的重要新闻。因此现在阿列克连读报都嫌浪费时间。

“《泰晤士报》，第一版。‘伯明翰的罢工叫厂主利用机器人给破坏了，因为工会要求通过一条保护工人的法律，以便使他们免受机器人竞争的威胁。众议院议长宣布说：短见的

经济政策容易导致社会冲突……。”

阿列克冲约翰摆了摆手，让他跳过这个题目。整整一个星期了，报界写的全是机器人的破坏罢工的消息。约翰继续作他的新闻摘要：

“‘惊人的好消息’沃克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供应机器人——女明星，今年的新产品！本公司选择了一百六十种型号的机器人，从盖罗里·玛克琳到利兹·拉扬。公司代表愿意与您接洽。电话联系即可！”

阿列克蓦地跳了起来。他以几近声速的敏捷动作抓起了电话听筒。终于找到办法啦！以毒攻毒！

他并不想掩饰心中的高兴，脸上整天都是神秘的笑容，甚至吃午饭时，当斯蒂夫指出国外的土豆（包括人造土豆）已经不是刀切着吃，而是用叉子压扁了吃时，阿列克脸上的微笑也没有消失。他很客气地朝斯蒂夫点了一下头，表示感谢。

次日清晨，他们家里昂然走进一位肌肤丰腴、头发褐中带黄的年轻女子。这是一个热情、丰富多彩的“哥劳利娅·切普曼”型的机器人。阿列克发现她的秋波并不象他原来想的那样没有表情，于是心里忐忑不安了。当他想到这女人是人造的时，他才克制住同自己的年龄和地位不相称的孟浪行为。

哥劳利娅真是个理想的美人：她总是用友爱的目光望着阿列克，那目光比他太太的阴郁面孔强过千百倍。哥劳利娅陪伴他在市里散步，用汽车把他从公司送回家或者送到俱乐部，开会时也不离左右，总之，她随时随地都可以效劳。阿列克准备同太太进行一场长期的无声战斗。这场战斗终于爆发了。

一天，贝特西坐在丈夫对面的长沙发上，向他要了一支香烟，一边吸着，一边用眼睛仔细打量他。阿列克很难为情地埋坐在扶手椅里。贝特西看出他那不知所措的神情，那神情她以前是十分喜欢的，不禁动了怜悯之心，但他断然压制住了这种感情。

“我要跟你谈谈。”贝特西终于说。

“好，请谈吧。”

“你知道，是哥劳利娅的事……噢，你不要以为这伤了我的自尊心，一点也没有。但我担心我们的名声。我们俩至少得有一个人考虑考虑这件事。是的，我亲爱的阿列克，我们的名声可大不如前了。”贝特西伤心地低下了头：“你打算干什么呀？”

阿列克直起身子。他的声音有些嘶哑：

“我把哥劳利娅退回去……”

“我知道，你究竟是可以信赖的。”

“等……等！你还没让我把话说完哪。”阿列克的脸上冒出汗来，他用手抹了一把。“我退回哥劳利娅，如果你……”
“你疯了吗？”贝特西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我是这儿的主人，我命令你，你应该绝对服从！”阿克干咳了一下。

“何况你还能得到一件貂皮大衣呢，”他又补充了一句，声音小得刚能听见。他抬起头来，用哀求的目光看看她：“……还有一件新的夜礼服。”

贝特西微笑了

“好吧。我不想再固执己见了。有的时候也需要让步。对了，我还很需要一条漂亮的项链。”

阿列克的脑袋紧张得直嗡嗡。他证明了!“我是男人,”我想,“我是男人!”

尽管哥劳利娅很有用处,但是她在阿列克家里呆了还不到八天。第二天一早,试用期还没满,她就在夜莺仿制品斯蒂夫的陪同下,离开了阿列克的家。阿列克和贝特西夫妇俩有些忧伤地目送着机器人的背影。

从此以后,依旧是老约翰独自一人干着家务事,行动时全身关节都嘎吱嘎吱地响;男主人感到满意,女主人默默地忍耐着。

充电之后,他产生了一种奇妙而又爱理不理的奇怪感觉。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自由,一种从未有过的自在和从容。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和安宁,一种从未有过的自信和坚定。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力量和勇气,一种从未有过的智慧和力量。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和幸福,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和喜悦。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和舒适,一种从未有过的温馨和甜蜜。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全和保障,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心和踏实。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和骄傲,一种从未有过的尊严和荣耀。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价值和意义,一种从未有过的使命和责任。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希望和梦想,一种从未有过的追求和奋斗。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力量和勇气,一种从未有过的智慧和力量。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和幸福,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和喜悦。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和舒适,一种从未有过的温馨和甜蜜。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全和保障,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心和踏实。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和骄傲,一种从未有过的尊严和荣耀。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价值和意义,一种从未有过的使命和责任。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希望和梦想,一种从未有过的追求和奋斗。